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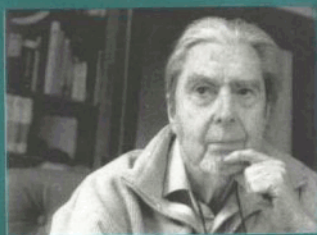
鬼侠西行

GILIXIA



◇ [德] 马克斯·克鲁泽 / 著 ◇ 陈 靛 / 译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关
于
作
者

马克斯·克鲁泽,1921年生于德国萨勒河流域的一个小城。他的母亲凯蒂·克鲁泽,是著名的玩具制造者。他现在住在慕尼黑附近。他写的少儿读物是少儿文学领域的经典之作。一个托儿所如果没有他的成名作《恐龙沃尔玛》和《失踪的狮子》是难以想象的。他的书出售了300万本。因为杰出的成就,2000年他获得伏尔卡赫儿童文学学院奖。

蘇子航







目 录

深夜来访	1
出鬼了	5
访问山姆	8
藏宝图 and 山姆的孙女	10
酋长的牛皮条	14
汤姆对我冷若冰霜	16
继续闹鬼	19
鬼魂赏脸	21
惊人的指示	25
库基遇鬼	27
我遭到责备	32
古老的故事	37
火鸡姑姑揭开了一个秘密	40
布拉迪伍德城堡的地下室	43
再次见到汤姆	48
兔叔叔的计划	52
跟汤姆打赌	54
鬼魂们模仿美国西部	60



目 录

关于武器及其他	64
绞刑山之夜	68
绞刑山之夜的其他成果	71
隐身衣和我的新名字	76
客人来了	80
客人过了一个不安宁的夜晚	84
不速之客	88
我拥有了“飞云”	93
出发	95
美丽的海上之旅	98
求助	102
一场抢劫案	106
抵达西部	115
沙龙夜晚	120
狂欢和愿望	124
收获很大的早餐	129
新镇长	135
拍照和演出准备	138



目 录

判处死刑	141
绞刑	145
吊在绳子上唱歌	150
小丑	155
天鹅之死	157
糟糕的发现	161
新来的鬼	165
荒凉的牧场	168
死亡杀手失踪了	175
库基想上厕所	179
火鸡神	183
多余的援助	187
赛马	189
高招	192
告别西镇	197
在大草原	201
重逢	204
袭击	209



目 录

到嘴的肥肉又飞了	214
可怕的任务	220
阿尔卑斯山的歌声	226
鬼村	230
我又树了一个敌人	234
伟大的歌	239
葬礼	243
审讯柱	245
出乎预料的“金子”	250
跟酋长打赌	255
库基的决斗	260
脸上打叉	264
走钢丝和决斗	269
发表讲话	273
护身符和夜半枪声	276
皮不罗	281
现形——重逢和告别	287



深夜来访

我刚开始不肯相信，却又不得不马上承认：布拉迪伍德城堡在闹鬼。不仅有风摇晃着窗棂，呼啸着钻进钥匙孔，凄凄哀哀地撞击着山墙，在烟囱里呻吟，而且还有其它一些无法解释的咄咄怪事。

当时，我正和仆人库基·波特在我的书房里。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1885年4月1日。正如我们苏格兰北方常



见的那样，那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夜晚，浓雾弥漫，有些凄凉。不过，壁炉里燃着火。只要一刮风，房子里就充满呛人的浓烟。落地座钟和骑士盔甲的黑影在发黄的墙纸上和木头天花板上晃来晃去。

库基给我倒了一杯普特葡萄酒。我们听到了“隆隆”怪声，橱子里的餐具被震得丁当作响。

库基禀报说：“老爷，响声是从您的卧室传来的。”

我从容不迫地品着酒，感到很轻松，自言自语地说：“可惜我们没有机会查清楚闹鬼的原因，因为我们要出门旅行了。”

库基叹气说：“就是啊，老爷。虽然旅行意味着睡硬板床，遭遇强盗和杀手，吃不好，睡不足，难得休息，千辛万苦，挨饿受渴，忍受贫穷。”

“说的没错，”我答道，“不过这一切也许强过跟群鬼作伴。”

库基咕哝说：“那么是去哪儿旅行呀，老爷？”

“去北美的原始西部！”

库基目瞪口呆地望着我：“这么说我是死到临头了？印第安石斧将会砍掉我的脑袋，印第安人将会连着头发剥下我的头皮。老爷，请原谅我这么问，可您想去那儿干什么，跟那些印第安人、响马和牛仔？”



“我想在那里摄影，如果‘原始西部’名副其实。我打算抢在现代技术摧毁那儿的所有魅力之前向文明人献上一本相册。这么珍贵的写真还从来没有过呢！”

“对不起，可我一点也想不通，刀剑在三角架上的镜头前飞来舞去，那会有什么意思呢？只要您把我们那些长得弯弯曲曲的柳树和海桥镇的房屋记载到感光纸上，就谢天谢地了。不过，您怎么会有西行北美这个奇怪想法的呢？”

“怪就怪那个老山姆，他给我写信说……”

“要是他还老老实实在他的地下室、他的杂货店里就好了，老爷！这个古怪的老家伙想干什么？”

“明天我就知道了。山姆的暗示神秘兮兮的。也许他只是弄到了一份跟我印第安收藏有关的新货色，比如一顶酋长羽毛帽子、一只武士烟斗或者一把弯弓、一只印第安女人的鹿皮鞋……或者是印第安人坟墓里的陪葬品，或者护身符。你是知道的，我对消亡的文化很感兴趣。我想看看最早的印第安人，最早的峭壁村庄。那是建在石头上的房子，样子像马蜂窝，有好几层楼高。”

库基一字一顿地说：“马——蜂——窝——房——子！好像我们这儿稀奇古怪的东西还不够似的——比如妖魔鬼怪！”



“随你的便！反正我明天去海桥镇拜访山姆。”

“坐马车吗？要不要我赶车？”

“不要！”

“那么您骑马，老爷？”

“我骑独轮车。”我们这个世纪的发明创造多如牛毛，可我直到现在才有了这个新发现。

“人们会把嘴皮子都磨破的，如果您高高地坐在轮子上晃来晃去，却穿着黑色的燕尾服，戴着笔挺的假衬衫前胸和大礼帽。”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蒸汽轮取代了帆船，自行车取代了马车。”

“可我担心独轮车不是北美大草原上合适的交通工具，老爷！那儿是不是也有街道之类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从苏格兰到那个新世界去呢？”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自言自语地说，听起来信心不是很足。我忠实的仆人说到了我的痛处——我没钱横渡大西洋。不过我强压住不快，睡觉去了。



出 鬼 了

我的卧室在楼上，正好在壁炉房的顶上。库基用一盏三头蜡烛灯给我照明。我们的影子在墙壁上晃来晃去。而且，我们确信听见墙角和家具后面在“咯咯”作响。“我敢打赌，今天夜里我们会有客人来访。”库基嘀咕着。他笑起来看上去比哭更痛苦。我听见他在隔壁房间里叽里咕噜了好一会儿，后来才关上窗户，一骨碌躺到了床上。

我把蜡烛亮着。我喜欢在温柔的烛光里思考问题。不过，今天我得面对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我快变成穷光蛋了。尽管我出身在苏格兰的名门望族，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家财万贯。我是施那特曼家的末代老爷，名字叫麦克。家族的遗产使我过着一种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日子，直到今天。现在，我经常骑车到海桥镇的山姆·平奇那儿去，不只是为了我的印第安收藏获得新藏品，恰恰相反，我越来越频繁地把家族财产卖给他，比如小件家具、油画、银质餐具。要不了多久，我连厨师的工钱也付不起了。



我已经在考虑卖掉家族祖传的住宅——布拉迪伍德城堡。任何一个姓着或者姓过施那特曼的人都不会对这个败家子的主意坐视不管。我会马上领教到的。

不过，布拉迪伍德城堡并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地方。城堡灰头土脸地坐落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丘上，周围杂草丛生。特别在有雾的时候，城堡显得阴森可怕。城堡的墙壁、钟楼和烟囱都已经老掉了牙，烟囱里轻烟袅袅，墙壁上到处是裂缝，雨水拍打着屋顶。尽管如此，这个家族曾经不可一世，能把仇人打发了去见上帝。作为后代，我还是很喜欢布拉迪伍德城堡。也许，施那特曼家的老爷们现在感到很不安，所以才在夜半三更的时候在屋里闹鬼？

我很可能是在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蜡烛已经烧光了。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好像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站起来，感觉不止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我犹犹豫豫地去摸火柴，可它们却消失不见了。这虽然使我有心跳加快，但我还是保持镇定。

我碰到了什么软绵绵的东西，想抓住，却尖叫一声缩回了手。我的手背被狠狠地打了一下，一个东西撒腿就跑。桌子“轰隆”一声被碰翻了，时钟和烛台摔在地上。房间里簌簌作响，是一种冰冷的叹息声。

我向前迈了一步，准备把不速之客逮个正着，却被这



个像布袋子的东西绊了一跤。我极力稳住自己，想抓住这具尸体——管他叫什么呢，却听见“窸窸窣窣”的摸索声。同时，我还看见墙壁上发出通红的亮光，亮光中有一个奇形怪状的脑袋，两只圆溜溜的眼睛好像正盯着我看呢。我闻到一股浓浓的烟草味，感觉那是一只叼着烟斗的骷髅。

我抓住一把椅子的靠背，朝着出现的怪物狠命地砸了过去。一阵劈劈啪啪的碎裂声，我祖父的油画从挂钩上掉下来砸在地板上。库基在隔壁房间被吵醒了。

尸体发出嗷嗷怪叫。

我的仆人穿着睡衣猛地一下撞开门，手里挥着一支老掉牙的手枪。

“老爷，伤着您了吗？”

“我一点事都没有。”我习惯地平静回答。

正在这个时候，从楼下半截楼梯的地方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

“真滑稽，”库基嘟哝道，“我从没想到鬼魂也要上厕所！”

后来，这一夜再也没有出过鬼。闹鬼已经收场，我便呼呼大睡。



访 问 山 姆

库基端来了早茶。阳光从紧闭的窗户射进来。闹鬼事件的痕迹在房间里依稀可见。椅子翻倒在地，我敬爱的祖父的画像挂在破裂的画框里。

一小时后，我动身前往我们的港口城市海桥镇。这是一个好地方。我晃晃悠悠地骑着独轮车，磕磕绊绊地走在田间小路上。不一会儿，我就看见了波翻浪涌的大海，教堂的钟楼和带着尖顶塔楼的房屋。我骑车走在住满商人和手艺人的狭小胡同里。港湾歇满了五彩缤纷的渔船。这些船大多出自汤姆·库尔沃特的船厂。我在石头铺成的小巷里颠簸而行。孩子们在我后面骂骂咧咧：“疯老爷！”

我把独轮车停放在水老鼠胡同9号的后院里，进了铺着五级台阶的地下室。山姆从半明半暗中露出来。我眨巴着眼睛，想使自己适应昏暗的光线。地下室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破烂。山姆贩卖旧货，如衣橱，几乎散架的沙发，



已经照不清人影的镜子，中国的瓷器，东方的衣服和布料、香料、书籍和地图。

破烂王推了推眼镜：“太好了，您来啦，老爷！”

“对了，您说过要给我一个惊喜，山姆。”

“是啊。至少是一些宝贝，肯定是意外的惊喜。是一个水手拿来的，出自北美，不知在什么地方弄到的。这东西虽然无人问津，不过我在心里琢磨着，这是给老朋友施那特曼老爷的。”

我看了看四周，在所有的破烂中没有发现使我感兴趣的東西，无非是一些落满灰尘的公鸡、狐狸、鳄鱼和浸泡在酒精里的蛇。我的目光匆匆扫过一只处理过的狗，它直挺挺地站在一个昏暗的角落，用它那玻璃做的假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的老朋友轻轻唠叨说：“您肯定猜不到的，老爷。更何况意外惊喜不止一个，而是两个。”

他给我和他自己泡上茶。我们坐在一张出自威尼斯的桌子旁。然后，他从身后的货架上一把扯出一张皮革做的地图。